



心灵鸡汤 回魏峰

做一块小小的七巧板

如果把生活看作一幅美丽拼图的话,再小的一块七巧板,也有它的理想。

她刚做报纸副刊编辑的那会儿,每次工作都非常努力——认真审阅每一篇来稿,不论名家,还是新手;尽心编排每一个版面,从文章标题到其中插图,每个细节都不会放过,最大限度地做到第二天印刷出来的报纸能得到领导和同行们认可,同时也能受到读者的喜爱。

然而有时编版的时候,总会空出一小块地方来,再放一幅图片吧,又不太美观,再排一篇文章吧,一时也没有长短合适的。这时,她索性就亲自动手,根据平时自己对生活的观察和思考“急就”一篇,使整个版面上去比较满意。

一次、两次,一篇、两篇……谁知没有过多长时间,一天她刚到办公室,一位同事拿出一本很有名的文摘杂志兴奋地对她说:你行呀,大作都上这样的杂志了!一开始,她还认为是同事和她开玩笑呢,结果接过杂志一看,正是不久前临签版时放上的自己写的那篇五百字左右的“豆腐块”。再后来,她的一篇篇用来“补缺”的小文,先后被一家家杂志转载。而她那一篇篇充满智慧的心灵感悟或故事,也激励和感动着每一位读者。以至于不到数年时间,她便在全国读者中有了一定的名气。

其实,当她没有做编辑之前,她也是生活中的一块看似无足轻重的七巧板。1982年,她向自己所在的公司提出了报考电大的申请。谁知临到即将开考的时候,别人都拿到了准考证,唯独她没有,跑去一问负责人,为什么自己没有准考证?没想到那人竟不屑地撇撇嘴,说:根本就给你没报名,该干什么干什么去!言下之意就是,报考电大的都是公司管理人员,她当营业员的来凑什么热闹?

可是她也有自己的理想呀。从1982年到1984年,她一个休息天也没有休息过,全部用在了自学上,经过三年苦战,总算拿到了大学文凭。1984年杭州日报对社会公开招聘,经过层层考核,她被录取为副刊部编辑。她,就是莫小米。

今天,仍在原来的报社做编辑,现在已成为全国知名美文作家的莫小米,在回答喜欢她的读者有关自己成功的经验时,说:如果把一个报纸版面看作一幅多彩拼图的话,当初我的文字只是用心做出的一块块小小的“七巧板”;如果把生活当做一幅拼图的话,我就是一块小小的有理想的“七巧板”。

不是吗?如果社会是一幅拼图的话,我们何尝不是其中一块小小的七巧板呢?如果我们不失理想,不止前进的步伐的话,同样也能拼出生活的多姿多彩,拼出自己的灿烂未来。



名家新篇 回王剑冰

柏杨的家乡在河南辉县,他曾经在十几年前借夫人回过一次家乡。

“回家的感觉真好”,这是他最近常说的一句话,最近他病了,长期卧床在台湾。柏杨有一个夙愿,把自己精心收藏的书籍和珍贵文献集中五十六箱,交付给中国现代文学馆。北京派去的代表周明一行在他的家中举行了一个隆重的赠与仪式。此事在台湾岛引起轩然大波。柏杨说,台湾人与大陆人同文同种,都使用的是华文,都是中国人。柏杨当时躺在床上插着鼻胃管。

最近有人去看他时,问他的夫人能不能让老人写一句话,柏杨艰难地拿起夫人递过的笔,又写出了这句“回家的感觉真好”,让在场的人眼眶湿润。

周明他们归来不久,中国作家协会在北京筹备成立柏杨研究中心,我有幸被聘为中心的特聘研究员而参加了该中心的揭牌仪式。柏杨



我的一个异性朋友,已经三十有三了,还是名花无主。她在一家公司当白领,有房有车,性格温和,容貌虽谈不上闭月羞花,却也绝对超过中资之人。这样的女人,照理应当是香饽饽才对。可眼见得花谢花飞,她的婚姻还是未能动弹。她不断地相亲,不断地恋爱,不断地失恋,一年谈十二个男朋友,还是没有男朋友与她一起过年。她自己想不通这个理,她的父母家人亲戚朋友更是想不通这个理。一次朋友饭局,都喝高了,争着为她的婚姻难题把脉问诊,她倒也不恼,静静地听了一个晚上。末了,她只无限苍凉地说了一句:唉,你们全是盲人摸象,你们哪里晓得,我这是“江湖越老,胆子越小”啊。

感慨“江湖越老,胆子越小”的“剩男剩女”绝对不止她一人。我的另一个朋友,一个大龄未婚男青年,虽然他阅女无数,可据我对他谈恋爱的一次近距离观察,我就发现这个37岁的老男人,在谈恋爱这件事上的心智还处在婴儿期。那天晚上,他请我们这些早已婚娶,甚至有的孩子都在早恋了的人吃饭,席间他给我

柏杨回家

夫人张香华女士及柏杨的儿子、女儿,还有海内外研究柏杨关注柏杨的专家学者专程参加了这次活动。

揭牌仪式后,中国作协的领导、柏杨的家人及各界人士分别发言。我作为柏杨的家乡人也讲了话。

我说,我是从柏杨的家乡来的,柏杨的家乡距北京并不远,现在的“动车”也只是四个多小时的时间,而飞机不到一个小时。即使是到台湾的距离也不能算远,现在的交通便捷了。

我说柏杨的家乡河南已经成为了经济强省,文化强省,全国排第五。再不是他少小离家的样子了,也不是他上次回家的样子了。我说,家乡的人民期盼着柏杨重新回到家乡。

我说辉县有一座山叫关山,巍峨壮观,雄伟挺立。关山是太行山的余脉。关山并不重重,河南的高速公路已经开通四千多公里,全国排第一。通连家乡的路也已经修得很好了。

我说辉县的“辉”代表着一重意思,关山代表着一重意思,这些似乎都与柏杨相重叠。柏杨是一个大家熟悉与热爱的作家,是一个有骨气的作家。他曾经蹲过台湾的监狱,不屈的性情使他在狱中读到大量的文学史著。他竟然

有一百多部著作问世,题材涉及多个方面。他是位著作等身的作家,是一个代表着中国文化人骨气的先行者。

我说在刚才张香华女士专程带来的录像上,我们看到了柏杨亲手写出的“回家的感觉真好”,那歪歪斜斜的不太好认的字,表明着一个老人对祖国对家乡的赤诚情怀,镜头拉近的时候,我们会感觉到老人眼中的湿润。

五十六箱宝贵的资料是不可估量的文化财富。我从中国作协领导的手中接过红红的聘书,感觉沉甸甸的,我能为柏杨先生做些什么呢?

回来之后事务缠身,还没有及时去翻看柏杨的文集,就又接到了周明的短信,说柏杨为抗议阿扁已经绝食。

年近九十高龄的柏杨,长期卧病在床的柏杨,已经口不能多言手不能畅写的柏杨,竟然又以绝食的行为向陈水扁发出了最后的一枚投枪,我的心又一次涌动起来。

起身开窗,窗外已是一片雪花飞舞的世界。我向柏杨先生所在的方向看去,我想告诉他,家乡又下了一场瑞雪,明年又该是一个丰年了。我不知道这场雪能不能飘到他所在的地方,也许飘到台湾的时候就变成了一场雨。



聊斋闲品 回储劲松

江湖越老,胆子越小

们出了一道题:“晚八点,我将与我看中的一个女孩子约会,我该怎样把她追到手?”我们这些曾经浴血奋战于爱情这江湖的老男人老女人,自是诲人不倦,纷纷出谋划策,兼教唆其使阴谋诡计,可怜他点头如小鸡啄米,谦虚得如小学生见博士生导师。可后来,到了约会的咖啡厅,我们在—隐蔽角落坐观,却见他整整两个小时都木头木脑地坐在那女孩面前,既未口出一句甜言蜜语,也未深情款款以目传情,既未能见机行事,更未能学以致用。十点左右,我们清晰地听见那女孩对他说了—句:“思来想去,我们性格还是不太合适,就此分手吧。”我们恨不能冲上前去越俎代庖。然待女孩倩影婷婷消失,却听此木鸡沧桑—叹曰:“廉颇老矣!”让众人绝倒。

“江湖越老,胆子越小”,细细想来,还真是这么回事。二郎当的年纪,见了心仪的人,那叫天不怕地不怕,敢死缠滥打,敢软磨硬泡,敢毛手毛脚,敢嬉皮笑脸,敢上班时找上人家单位里去,也敢拎把破吉他在人家窗户底下

唱情歌发情痴。可人过三十,恋爱的阅历是有了,结婚的资本也有了,什么都有了,独独是当年的英雄气概没了。气概没了,顾虑却多了。有没有钱、车、房、地位、容貌、素质、前科,会不会生孩子,身体有没有毛病,等等,现实得一塌糊涂。谈恋爱不能不现实,可太现实了,哪里去找爱情?更要命的是,大龄未婚男女谈过的恋爱基本上都有N多次了,参照物太多的结果,是越谈越索然,越觉得“—蟹不如—蟹”。这样谈来谈去,岂不是信心越来越少,胆子越来越小?

虽然写到了“剩男剩女”这个问题,但我这个老男人对他们确无什么了不得的忠告。人家喝凉水都塞牙呢,我在这几絮聒大道理,岂不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?唯愿天下想结婚的“剩男剩女”,都快快过上“老婆(丈夫)、孩子、热炕头”的日子。虽然也许有一天他们想从围城里突围,然而那毕竟是后来的事。后来的事多着呢,哪能都顾得上呢。人要是把后来的事都想透彻了,活着还有个什么劲?

独家连载

我要富贵 (二十)

林雪 著

小说道出了在中国做一个成功民营企业家的真谛与天机
新一代知识精英“王石”们的私人版,最真实的“激情与梦想”
最撼动人心的爱恋与追随、深情与执著,最无奈与最残酷的背叛和纠缠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爹有妈在身边照顾了。

我知道这不可能,我这么想很可笑,但仍忍不住这么想。

为什么就不可能呢?

这位暨南大学八二级的外语双学士,高才生。

这半年,我在报纸、电视、电影上所看到和听到的,流传于海口大街小巷的各种消息里,都是南下打工仔—夜暴富的新闻和故事。

这么多的幸运儿里面,怎么就没有若芬?没有我?没有李伟呢?

想到李伟,我又想到了海南火一样的太阳,灼烤着人的肌肤和眼睛的热浪,和那突如其来把人淋成落汤鸡的狂风暴雨。想到了在烈日下在暴雨中奔波的,一日比—日消瘦,—日比—日黑的李伟。

我的心中涌起—阵悲伤酸楚,不禁落下泪来。

咖啡厅中回荡着《昔日重来》那忧伤、徘

徊、缠绵、深情向往的曲子。

昔日,我是快乐的处处被捧的一少女,为了理想,为了爱情,抛家别舍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,时光能倒流,昔日能重来吗?

我想到那个秋高气爽的日子,我接到李伟电报的那一天。

“叶儿:

我在海口,我希望你能来和我一起奋斗。

李伟

1988年3月26日”

想到这几行字在我心中灌满的喜悦,想到我毫不犹豫地—向厂长辞职,想到厂长那张黑沉沉阴郁的脸,想到我在当地活得—有尊严有地位,获得普遍尊敬的父母,不可避免—地因了我的出走,受到流言的伤害。这—点,成了我心中永远的隐痛。我的故乡小城,那个闭塞的、懈怠的、保守的、无所事事的、无聊的、专门制造—短流长、传播流言蜚语的故乡。我知道,今生我已成了它

这么多幸运儿里面怎么没有我们

全公司所有的女职员中,只有她—个人,老板特许若芬不用穿工装上班。可她—年到头,只穿—套蓝色的牛仔装,如果不是那副眼镜,没人相信她是老板的翻译兼秘书。为了攒钱,她每月回广州看女儿,坐船过海买的票都是四等舱,跟那些满身汗臭,扛着大包小包的民工混在—起;为了攒钱,她每天工作到半夜—点,连—包奶粉也不敢买。

她—直是个很自闭的人,她丈夫已经八个月没有音讯了,也没听她说过什么。

“阿芬,别哭了,坚强点,我不想看你这么伤心,你以前是—那么坚强。”

“伤心?我能不伤心?我女儿已经发高烧四天了,我都不能回去看她,她奶奶已经不想带她了,我怎么办?”

泪水把她的脸浸泡得苍白,她的额角—次—次捶打着桌面。

我惊得赶忙死死抱住了她,让她不得动弹。渐渐地她安静下来,趴在桌上睡了过去。我不忍叫醒她,希望她此时能睡得久—点。睡吧,若芬,亲爱的,我守着你。

轻轻抿了—口杯中的酒,缓缓转动着手—中的酒杯,凝视着那半透明的液体,我想起了许多。

想若芬的老板,那个不会说中国话的矮胖的美籍华人,—月据说挣五万多元,还住着别墅,配有专车,—年还有半个月的假期。如果他能借两个月的薪水给阿芬,阿芬就不用这么苦了吗?她就可以和她老公团圆了,孩子也就有

的过客,永远不可能回去了,回家的路不会是歌中唱得那么美好。

父母啊,什么时候,好运才能降临到我们这些人的头上来呢?

第二天中午吃饭时,饭桌上不见了若芬,我想她是请假回广州看女儿去了。

—个星期过去了,若芬还是没有回来,我有些着急。

第二个星期,星期—上班时,我特意早早地来到公司,去宿舍找她。旁边那些女孩说,她还—没回来。我心里很着急。

这天上午,陈生找我,让我写—份招聘英文翻译的广告。我心中更加焦急,整整—上午,不断望着窗外,盼着她的出现,直到快下班时,我也没写—个字。这是我第—次拖延老板布置的工作,违背他的意愿。

下午上班时,我鼓起勇气到了陈生办公桌前。陈生见我进来,看了我—眼说:“林小姐,什么事?”

“陈生,对不起,我想跟您说—下,若芬不是故意不来,是她孩子得了急病,孩子她奶奶又不想带孩子了,她没办法,才赶回去的。你能不能再等等她,她—定会回来的。”

“对不起,这不是我管的事,她是江生的人,我不太好插手。”

我激动得手心都是冷汗,陈生的语气,却还—是—如往常的平静。我有些失望,但陈生是对的。我知道再说什么也没用,说了声“对不起”,返回了自己的写字台前。

所幸的是,陈生再没催我写招聘广告。